

Big Spiral

大螺旋

雷元星 著

天体运行新论与开普勒椭圆轨道批判

四川科技出版社

总策划：江华荣



ISBN 7-5364-5247-0



9 787536 452473 >

ISBN 7-5364-5247-0/P·6

、定价：22.00 元

Big Spiral

大螺旋

——开普勒行星轨道批判

The Critique of Kepler's Planetary Orbit

雷元星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螺旋：天体运行新论/雷元星著.-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2

ISBN 7-5364-5247-0

I. 大... II. 雷 ... III. 天体力学—宇宙理论
IV. P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504 号

大螺旋—天体运行新论

著 者 雷元星

责任编辑 孙 特

封面设计 韩健勇

版面设计 康永光

责任出版 江华荣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 字数 160 千

印 刷 成都市郫县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200 册

定 价 22.00 元

ISBN 7-5364-5247-0/P · 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雷元星



新探索大系

地球大揭秘



定价: 16.80 元

周易大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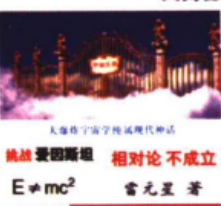
定价: 9.80 元

演说大揭秘



定价: 13.80 元

宇宙大揭秘



定价: 9.80 元

时空大揭秘



定价: 9.80 元

大坠落



定价: 13.80 元

人类大揭秘



定价: 9.80 元

国土大揭秘



定价: 9.80 元

大推动



定价: 22.00 元

邮购地址: 成都市东城根中街省委宣传部楼

邮编: 610031

收汇人: 雷元星

邮资免付 挂号寄书 电话: 028-86270125 (带传真)

国网自动传呼: 199-82063139

行星轨道的三次变革

托勒密

(C. Ptolemaeus, 90 ~ 168)

地球静止

$$r=0$$



哥白尼

(N. Copernicus, 1473 ~ 1543)

正圆轨道

$$x^2+y^2=r^2$$



开普勒

(J. Kepler, 1571 ~ 1630)

椭圆轨道

$$\frac{x^2}{a^2} + \frac{y^2}{b^2} = 1$$



雷元星

(Lei Yuanxing, 1951 ~)

螺旋轨道

$$\rho = \rho_0 - \alpha\theta$$



百年校庆志存



《大螺旋》简介:

《大螺旋——天体运行新论与开普勒行星轨道批判》是雷元星先生的另一本探索性新作，该书首先追述了中外先哲关于天体运行的各种猜想，肯定了哥白尼、牛顿以来天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作者还对现代西方天体运行理论提出了质疑，深刻揭露了开普勒椭圆轨道存在的矛盾与悖论，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大螺旋”轨道学说，强调宇宙中的一切天体都是伽里略“自由落体”，且都在向各自的引力中心螺旋式坠落。由于“大螺旋”理论与近现代科学体系产生了全面而又直接的冲突，势必导致国内外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与躁动，并将引起人类宇宙观的“第三次革命”。

著者新书

《地球大揭秘》16.80 元。

《人类大揭秘》9.80 元。

《时空大乱》9.80 元。

《演说学》13.80 元。

《大螺旋》22.00 元

《宇宙大揭秘》9.80 元。

《周易归真》9.80 元。

《国土再造》9.80 元。

《大坠落》13.80 元。

《大推动》22.00 元

如需补购，请邮汇至：

成都市东城根中街四川省委宣传部楼 213# 雷元星 收，邮编：610031

电话(传真)：028-86270125

全国自动传呼：199-82063139

邮资免付 挂号寄书

序

——创建“非共识”科学擂台刍议

江华荣

今年五月七日，国家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共同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该决定首次提出：“公平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探索性小额资助的机会，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原始性创新活动。”该决定的出台给了科技界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国家正在调整科技政策导向，由原来的重名气向重实际转移，由原来的重国外引进向重原始创新转移，由原来的重“共识”性项目向兼顾“非共识”性课题转移。

这种新政策导向的目的可归结为“三出”，即出创新人才、出原创成果、出实际效益。其中创新人才主要是指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家与发明家，原创成果则是基础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与工程技术领域里的重大发明，而实际效益则分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部分，重大科学发现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重大技术发明可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三

出”的目标，最关键的是要多出创新型人才，只要有了人才，就会有原创性成果，并产生出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

就目前科技人才出现的机制来看，无非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伯乐式的“选”，即由专家在众多科技工作者中选出一匹匹“千里马”来，其弊端在于带有伯乐们的主观性，若是遇到了平庸无能的假伯乐，必然选出比自己更低劣的“病马”来填充科技界。第二种方式是“评”，即不走伯乐式专家路线，而走群众评议的民主路线，如此评出的“人才”不一定都有真本事，但他们多数精通人缘关系学，由于评审标准的诱导，抄袭剽窃之风便很难扼制。第三种方式是诺贝尔式的“奖”，一旦得了这个奖那个奖，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科学新人就此显耀于天下。其缺憾在于人才出现在过程之后，而一旦他们获得某奖，这批科技精英就开始陶醉于光环之下，往往再也做不出新的科技成就。

当然，除了一选二评三奖赏的途径之外，还有一些科技名流是靠不正当的手段爬上来的。有的模仿政客们的跑官方式，用金钱铺就了成名路；有的借助新闻媒体，依靠精心策划、轮番炒作而名扬海内。但这批人都有一块共通的心病，即亮不出原始创新的“家伙”来。虽捡了些现实的便宜，图了个一时的热闹，事后便消声匿迹。

其实，体育界也有自己的顶尖人才与冠军队伍，他们遴选人才的机制似乎并不复杂。随便找块草地，用绳子圈个方框，拳手们一个个钻进去对打，不一会儿，真正的拳王就会诞生。下棋也是如此，不管你中日韩谁吹嘘得凶，在围棋擂台赛上过那么几招，真正的天元就会露出水面。无论是骡子是马，牵出来一溜，真功夫假功夫立马现形。正因为我国科

技界缺少这样的“对打”机制，使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创新人才很难脱颖而出。

为此，希望国家科技管理部门本身也要解放思想，在遴选人才的体制上大胆创新，在继续做好评选、评奖工作的同时，尝试一下“科学擂台”的办法，来甄别科学圈子内外的“江湖骗子”或“南郭先生”，并抖松科学技术领地的冰冻板块，让那些确有真才实料的创新人物破土而出。

办“科学擂台”不是去另建一类“科学神庙”，擂台上不设神位与香案，没有权威与尊卑，更不分什么“大人物”或“小人物”。擂台上的对打结果只有两种：成功或失败，真理或谬误，实际或虚妄，先进或落后。当然，任何擂台都需要规则与裁判，只要规则公开，裁判公正，其结果就会比较公平，败者心服口服，胜者当仁不让，其科技成果也能得以及时发现与推广。

由于“共识”性课题与项目往往不具有原创性与新颖性，所以“科学擂台”应选“非共识”观点、学说或技术方案为擂台题，通过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争论与交锋，最后认定某人的发现发明是真的、对的、新的、原创、有效、可行、实用等。尽管这种认定并不能达到绝对的“共识”，但它毕竟通过了公开、公正、公平的擂台程序，排除了“评审”过程中潜在的人情、面子、利益、造假方面的干扰，具有较大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比如在天文学领域，本书作者雷元星提出了“大螺旋”理论，认为所有天体都是其引力中心外围的“自由落体”，而且地球每天接近太阳 0.55 米。如果这一理论成立，无疑会对现代科学理论产生巨大影响与冲击。要是按现行科技管

理体制，雷元星这一具有原创性、新颖性的科学理论成果，就很难通过专家团的评审。原因很简单，一因雷元星是个“小人物”，连申报成果资格都不具备；二是天文学界已对开普勒椭圆轨道“共识”了几百年，不可能去与一个圈子外人士再讨论什么行星轨道问题。

如果国家设立了“非共识”科学擂台，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一是雷元星这一“小人物”可以把自己的科学发现直接交到擂台设擂，希望从事或关心天文科学的人士攻擂。二是天文学里的专家不能置之不理，因为擂台上的“螺旋轨道”不消失，将直接影响他们内部对“椭圆轨道”的长期“共识”。一旦原有的“共识”被打破，人们就会去寻找新的“共识”点，这一过程本身就在促使新的科学学说与发明创造诞生，从而推进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假如“螺旋轨道”理论在擂台上败阵，也不会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一是雷元星本人将心悦诚服，自愿放弃错误的学术观点；二是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椭圆轨道的“共识”，增强了科学圈子内部的团结与自信；三是围绕行星轨道的争论，无意中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科普活动，使更多人增长了天文学知识，从而更自觉地远离封建迷信。

但如果“螺旋轨道”理论真是对的，这场擂台的意义就会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因为正是这场擂台使人们发现了雷元星这个科学创新的人才，也正是通过这场擂台为中国打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学说，它又反过来证明科学擂台本身是一种促进原始创新、发现科技精英的高效平台。

科学昌明与技术进步不单是国家与社会的追求，故“科学擂台”不必完全依赖国家与政府出资，还可充分调动企业

参与的积极性。企业之所以会关注“科学擂台”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以擂台承办者的身份可及时捕捉技术发明的重大信息，迅速投入生产与经营，直接为企业带来利润回报。二是通过承办“非共识”科学擂台，提升企业及其产品的品牌形象与知名度，把眼球经济从文艺体育明星扩展到科学技术明星上来。另外，同甲级足球联赛的机制一样，“非共识”科学擂台本身就可以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只要政策允许和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实现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的双赢。

就拿本书所述的螺旋轨道来说，如果能获得科技管理部门的允许，有企业出面具体组织，关于天体真实轨道的“非共识”科学擂台就完全可以开打。事实上，无组织、无裁判、无平台的科学论战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发生，像雷元星一样的许多“小人物”已经在不停地向经院科学权威们叫阵。只要“非共识”科学擂台能得到政府的正确引导，加上企业家们的热心支持，我国的科技创新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从各学科领域里拔地而出，大量原创性科学发现与发明将会通过擂台的形式面世，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就将来临，中国也将由此步入科学大国与技术强国的行列，全世界都将倾听中国人原创的科学故事。

前 言

——高举理性大旗 重审科学定论

自拙著《地球大揭秘》等初版以来，已是七、八个年头了，雷元星的名字也开始见诸于报刊网页，除极少数文章在正面肯定本人的探索精神外，绝大多数笔墨和键盘都在攻击笔者的狂妄与过激，时不时还能收到“疯子”、“江湖”、“伪科学”、“反科学”等时髦的大帽，但更多“反馈”还是读者们的文稿、电话与信函，围绕一些具体的科学问题进行商榷与讨论，或传递他们声援、支持、建议及反对的声音。

支持者认为，雷某敢向西方科学权威挑战，并对大量自然现象给出新的科学解释，是勇气与智慧的集中体现，虽不敢说都是对的，但若说对一项，也是对科学的巨大贡献。少数极端者还表示要做我雷某学说的布鲁诺，甚至有人提出要用牢底来为愚下的理论提供证明。

可能正是因为少数读者做了些不恰当的反应，反对者便借题发挥，指责雷某对部分读者实施了“精神控制”，或依此推认我在宣扬“歪理邪说”。有一些学者凭直观断言道：一个宣传部的人要挑战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绝对是脑子出了毛病。但当他们粗略地披阅了拙著之后，无法对具体的学术观点做出判断，只好顺便送出一个“学院派伪科学”的雅号。

始料未及而且极不情愿的是，愚下居然成为时下极具争议的“人物”，支持者捧之为科学天才，反对者贱之为邪党魔头，可本人凡胎俗骨，偏地闲仕，既没有那么崇高与睿智，也无甚歹毒与邪门的法力。只不过受本党教诲多年，知实事求是乃求知正道，辩证唯物为科学准绳，无论是何方科学神圣，离此二纲，其学必伪。故愚下学识虽寡，而用于品鉴“科学洋皇帝的新衣”，则绰有余裕矣！

科学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实事求是理性的最高体现，如果某科学名家的学说嘲弄或违背了人类的正常理智，那么它必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大爆炸”宇宙学说，要求人们去接受一个无时空无物质的“数学奇点”，这就隐含了“非理性”的成分，是对“唯物论”的公然背叛，无论它用多么深奥的数学方程来精心打扮，也无法掩盖其“唯心”本质，并且难以自圆其说，与科学理性更是背道而驰。

可以坦率地承认，笔者这几年的打击面的确过大，而且都是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名人及其几百年来未曾触及的科学定论，这当然会引起科学界与准学术界的公愤。尤其愚下本身是个“小人物”而且置身学术圈子之外，没有资格闯到科学圣殿地大砍大杀。可话还得说回来，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正常理性受到愚弄，当你碰到别人正在兜售西洋科学垃圾，当你看到教授们正把一些未经确证的虚假知识高价“卖”给学生，当你目睹科学界的腐败与形而上学的猖獗，你还能顾及往日的斯文，涵养与雅量吗？

说实在的，我并不想去得罪爱因斯坦，如果他的“相对论”是纯粹的物理学，我也没有资格参与捍卫或批判。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对论”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

成就”，而且“使人类对时空的本质与宇宙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相对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学的范围，我们也来凑份热闹、看个究竟有何不可呢？

当人们发现“相对论”第一个方程就留下了“漏项”的低级错误，而且，“两个假设的基本前提”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你怎么让人相信他说的全是真理呢？什么“光速不变”、“双生子佯谬”、“空间弯曲”、“质能转化”、“四维空间”、“引力红移”等，多是些没有或无法被实验证明的提法，加上追随者添油加醋，弄出一些“平面生物”、“时空隧道”，极大地干扰了人类的正常理智，也误导了科学的发展方向，使其偏离了正确的实证轨道，滑向了纯数符与玄学化的泥淖。

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本来目的是要推翻“神创论”，用人的理性来取代信仰，用实证科学去战胜宗教。毫无疑问，早期的“进化论”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对科学最终脱离神学的束缚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进化论”的局限性、片面性与不自洽的一面，不宜过早地把它当成“科学定论”，应允许人家有不同观点，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进化论”遗留的问题。虽然本人不是生物学家，而“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人人都有参加讨论的资格。既然是讨论，就必然有不同意见，甚至出现反对的声音，怎么能因为有人反对了几声，就给他扣“反科学”的大帽呢？

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万有引力”与力学三定律就印在中学物理书上，尽管大学还要重新学，其物理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在计算上换成了高等数学的方法。

虽说雷某的高等数学成绩是补考及格的，但理解牛顿的经典力学还没有太大的困难。因此，在牛顿“万有引力”本质问题上，可以在一般讨论中争取发言权。

从反对者的语气中不难体会，本人关于“万有引力不存在”的命题伤害了许多人的“自尊”与“自信”，也是最难让人接受的。“教了一辈子物理，万有引力理论已是我们的半把饭瓢子，怎让你一个宣传部的人来轻易否定呢？”愚下虽然冥顽，但也能深被这种愤怒与坦诚所撼动，只是其中的误会大有辩明的必要。

“万有引力不存在”不等于“引力”不存在，只是这种“引力”不是牛顿当时所说的“万有引力”（Universal Gravitation），而是后来库仑所说的“静电引力”（Electrostatic Gravitation），“万有引力”没有了，物理课照上，改讲“静电引力”后，学生更容易理解这种能被观测、被演示、被人造的“引力”，而且不会因那个抽象的“万有”而引申出“引力佯谬”和“质量无穷大”之类的悖论。

除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三位科学泰斗外，被笔者点名修正与批驳的还有哥白尼、开普勒、康德、魏格纳、米勒、伽莫夫、霍金等科学巨人，尽管他们中有些是我心中的偶像，但崇拜与求真是不可混同的。就因为惹了这些科学界的“天下第一圣人”，早期的读友们才送我“天下第一狂人”的浑名。

其实，愚下才高不足半斗，貌款难衙李逵，哪来什么狂气？比起那些官场得意、学海弄名的“人物”来，实在是自惭形秽，恨不能掘地自容。只因这自然界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才抛出几本“粗砖”探世，以期引出几块明明白白的